弘簡錄

弘簡錄卷三十六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唐五之一

孫伏伽 李素立 李綱 孫安仁 安靜 魏徵 子叔瑜 孫華 王珪 孫燾

張玄素 高季輔 馬周 子載 戴冑 子至德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大業末由大理寺史累勞補萬年縣法曹武德初帝初受禪欲盡下情擢。先。上言。三。事。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正坐此遂失天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自謂功德超邁窮侈極欲不顧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滋君不受諫臣何敢言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時罰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亂者乎。陛下一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

踵大業以成勿以得之之易而忘失之不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記之凡蒐狩當順四時不可妄動近有獻鷹者不却而受此前世弊事奈何效之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並被賞賚以率土之富豈少此物哉其二言百戲散樂非韶非夏大戾正音隋末始見崇用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妓工擬五月五日侍玄武門遊戲臣謂此非貽厥之謀請一切罷之以復雅正其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方今急務在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其或不義無賴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浸遊之人止可悅耳娛目久不敢望其拾遺補闕況觀前世子孫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帝大悅即下詔云剛附季世忠臣結舌朕惟寡德不能性合天道方冀弼諧以輔不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伏伽

至誠諫諍款款義懇切指朕過失無所隱諱其以頒示羣臣彬爲治書侍御史又數請蠲損車輿賦斂煩重帝並從之二年帝謂裴寂隋爲無道主驕於上臣諂於下下上蔽蒙一旦身死匹夫之手寧不痛哉朕今不然乎亂責武臣守成責文臣程能付事以佐不逮虛己盡下冀聞嘉話若李綱孫伏伽可謂諍臣矣倪苟噤默豈朕所望哉東都平大赦天下又欲責世充建德支黨悉流惡地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書稱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之不可不愼也頃詔下常赦不免皆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與天下更新也且桀狗吠堯吠非其主渠魁何免脅從何辜由古以來何代無君而獨稱堯舜者由善名難得也昔天下未平尙容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設法須與人共旣陛下自作亦須自守使百姓人人信從若自爲無信何以責人之信哉未幾

上表諫廣置諫官帝皆欽納太宗即位賜爵樂安縣男遷大理少卿見帝馳馬數出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警入蹕非直尊其居處爲社稷生人計也比聞走馬射帖娛悅羣臣殆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爲聖天子所行竊爲陛下不取帝悅曰朕能改之尋坐失奏罪免官起爲刑部郎中至大理卿時司農市木檀倍直與民左丞韋悰劾吏隱沒下大理訊伏伽奏駁曰緣官市貴故民直賤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顧悰曰卿不逮伏伽遠矣久之出爲陝州刺史致仕顯慶三年卒生平度量寬重始被內旨拜御史制尚未出歸臥於家頃之使者造門子弟驚白徐起見之初無色喜當時以比顧雍云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曾祖義深北齊梁州刺史祖騊散騎常侍

父政藻隋水部郎中使淮南死於盜素立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諫曰三尺法與天下公共設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輒毀之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解官起帝令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秘書郎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貞觀中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久之拜爲瀚海都護以領突厥鐵勒部會闕泥熟別部叛使邀朝廷議欲用兵素立以爲不足勤王師遣使諭降闕屯川立廨舍夷人感其惠率牛馬以獻止受酒一杯餘悉歸之久之歷太僕鴻臚二卿封高邑縣侯出爲綿州刺史永徽初徙蒲州將之任所餘糧儲什物皆令州司收之惟齎已書籍而去無何道病卒廢朝一日謚曰平

子休烈好學有文終鄠縣令

李綱字文紀觀州蓨縣人祖元則後魏清河太守父制周車騎大將軍綱少慷慨有風節每以忠義自許本名瑗慕張綱爲人改今名仕周參齊王憲軍事宣帝將殺憲召僚屬證成其罪綱矢死無撓誅後故吏竄匿獨斂棺號慟瘞訖乃去後撫其孀女幷子立賙恤之事隋爲太子洗馬數諫勇進倡優惑視聽設上鬪之爲殿下累勇不聽及廢綱對上言此不素教所致非獨太子之罪帝因自引咎不之罪擢尚書右丞立朝恒據正道不爲詭隨迎合楊素蘇威等咸憾之出爲將軍劉方行軍司馬往討林邑方擒素忌數困辱之軍還不得調所居鄠縣賊帥何潘仁劫爲長史會唐王入京上謁授丞相府司錄參軍封新昌縣公領選與受禪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以隋世舊臣乎勅未嘗名帝怒齊王元吉棄太原致幷州陷詔王年少不習事欲斬輔佐

宇文歆綱諫王過惡乃竇誕養成之歆等王後倘賴有闕必諍使陛下不失愛子又可加罪乎帝悟引升御榻勞之又以舞部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綱諫天下新造陛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此輩鳴玉曳紳位五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之道帝不納太子嘗遊溫湯有疾不從會有獻魚者唐儉趙元楷誇能爲膾太子笑曰操刀膾鯉公等善之若審諭祕諸固爲綱矣遣使貽之絹綵其爲禮重如此後寖狎亡賴猜閒朝廷綱頻諫不從因請乞骸高祖罵曰曩爲潘仁長史今乃羞朕尚書耶綱頓首曰潘仁雖賊志在殘殺然每諫輒止陛下功成自伐臣言如水投石敢久戀耶且東宮又與臣忤帝謝曰知公直士卒輔吾兒進拜太子少保上疏以今備位保傅幸未就木冀得効愚凡爲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

邪說與朝廷生患聞太子覽書不懌所爲益縱綱悒悒不自賴懇許解官貞觀四年太子承乾立復拜少師以足疾聽乘步輿至閤及東宮命太子親拜之每聽政令與玄齡王珪侍坐王有名問發言陳事數然不可奪嘗與太子商畧古來君臣名教父子孝悌弁竭忠盡節之事。辭順理直。聽者忘倦。自負託孤寄命。非已所難後寢疾帝遣房玄齡至家存問賜以縑帛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太子復爲立碑濟王憲女被髮號泣如喪所親子少植附武陽郡司功書佐先卒孫安仁永徽中爲太子左庶子陳王廢亦涕泣拜辭朝野義之後終恒州刺史安靜天授中爲右衞將軍武后輩命訴收繫獄殺之會昌中訪忠臣後子孫已絕乃贈安靜太子少師自綱五世同居二孫復以義烈聞世稱李氏不衰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父長賢北齊屯留令徵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營貲產通貫書術見隋末漸亂。詭爲道士尤屬意縱橫之說會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記密聞其名促召見首進十策以干密雖奇之而不能用後隨密來降無所知名久乃自請安輯山東擢秘書丞馳赴黎陽遺徐世勣書反覆千言歸於天命不早自圖大事將去勣得書歸計遂決始大發粟饋淮安王軍無何竇建德陷黎陽復爲所俘僞署起居舍人敗後仍入關隱太子招爲洗馬甚禮重之陰勸以秦王功高幸早爲計內變已定王切責徵離間骨肉。答曰。向若使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見其詞直。且素器之。引爲詹事主簿。即位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自帝以隱刺餘黨多不自安往往潛伏思亂不示至公禍不可解帝命與李桐客往河北安慰得

使宜從事道遇械送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顧謂
桐客曰頃者受命本為宮府舊人欲悉原之今復執送誰不自
疑吾輩雖往人將不信仰貸而後聞遂奏帝悅時帝勵精政道
日益親暱輒引至臥內訪以天下事徵雅有經國才知無不言
性復抗直無所回屈上欣然聽納自慶所遇不世出之主不能
不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悉剴切當於帝意勞曰非卿至誠奉
國何能若是遷尚書右丞仍兼諫議或有毀其阿黨親戚者帝
使溫彥博按之無驗猶責以不存形迹遠避嫌疑致有此謗徵
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不存至公反事形迹若上
下由之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瞿然悟徵因頓首曰願俾臣為
良臣毋為忠臣帝問忠良異乎對曰稷契咎陶身荷美名君受
顯號子孫傳世流祚無疆龍逢比干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

敗家秖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賜以綵絹又問爲君者何得而明何失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堯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獨信趙高梁武帝獨信朱异侯景隋煬帝獨信虞世基天下土崩瓦解而不得知盜賊徧海內而不得聞此其驗也皇后以鄭仁基女美而才請爲充華典冊已具徵聞其已許聘士人陸爽乃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梁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昏而娶之豈爲人父母意哉帝痛自咎卽詔停冊貞觀三年遷秘書監參預朝政西域諸國聞高昌王麴文泰朝悉遣使入獻詔使人迎之徵奏文泰所過一人尚不能供若加以諸國漸塞州縣又何以堪且彼自爲商賈邀人利之而令中國受弊帝曰善追止其詔先是帝嘗歎大亂之後

疑其難治徵曰亂後易治。譬飢人易食。渴人易飲。其應如響。封
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日漸澆漓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
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
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爾。
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頊征之
已克而治桀紂無道湯武征之皆身及太平若人漸澆漓。不復
返朴。今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化哉。倫不能對。及數年後。米斗
三錢。幾至刑措。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帝語羣臣。此魏徵。
勸我。行仁義之效。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俄檢校侍中進爵郡公
帝幸九成宮宮御憩湋川官舍李靖王珪繼至吏改館宮御以
舍靖珪帝聞怒詔并按之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
后隷役。若以此罪責。恐天下驚駭耳目。無益德音。得釋不問。珪

又奏三品以上遇親王於途皆降乘以爲違法申敍有乖準
帝疑云若此則臣下皆自崇貴界我兒子徵舉本朝舊例親王
班三公之下卽今三品列卿乃八座之長爲王降乘非所宜然
帝曰國家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今之親王豈得輕之徵謂殷
人尙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絶庶孽之
窺彩禍亂之本有國者之所深愼遂可其奏舒宴丹霄樓酒酣
帝顧長孫無忌曰魏徵昔與朕讎朕能棄怨用才無羞古人然
或諫不從言輒不應何也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
應恐遂行之帝曰第應之須別陳論有何不可徵曰昔堯戒羣
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已許可又陳別論此乃後言非稷
卨所以事君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
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輒敢若拒而不受鱗可逆批乎

七年代王珪爲侍中仍詔平治尙書滯訟素不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咸悅服又總撰定齊梁陳周隋五史多所損益務存簡正自作隋史序論梁陳齊總論成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加賜緜繒深懼滿盈辭有目疾遜位帝諭以金方在鑛未見可貴必冶煅爲器人方寶之朕自比於金籍卿良匠加礪目徵有疾廚得便辭懇請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文德皇后葬昭陵帝即苑中作層觀望之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目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也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之毀觀尋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請終見孤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厲俗即許之隨幸洛陽次昭仁宮帝多譴責諫曰隋惟責人不獻食或供奉不精因此混殺以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競懼戒約奈何誨人爲奢帝曰非公不聞

此言退又上四號詩多不錄又因宴積翠池君臣酣樂賦詩徵末句云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謂未嘗不約我以禮他日又從容問比來政治若何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强受諫終不能平帝驚問何以驗之對曰昔者孫伏伽以元律師論死爲法不當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或言太厚答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厚此導人使諫也柳雄妄訴隋資亦將論死戴冑奏當徒陛下謂曰第守法如此此悅而從諫也近皇甫德參諫修洛陽宮收地租以爲勞人厚斂俗尚高髻以爲宮中所化陛下恚曰是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雖以臣奏從之意終不平此强於受諫也帝曰人苦不自覺非公無能道此先是諫作飛山宮畧曰今之宮觀臺榭奇珍異寶姬姜淑媛不減於昔若能貽鑒興亡

焚寶衣毀廣殿安處卑宮德之上也卽成功不廢因仍舊貫除其不急德之次也其或不思王業艱難祗肓天命可恃甘心侈靡使人勞役斯爲下矣後遇大雨穀洛溢毀宮寺漂居人徵陳事尤爲切要其畧曰臣聞國保於誠誠基於信二者立則下無貳情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若言而不行以其無信令而不從正坐不誠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爲自王道休明緜十餘祀倉廩愈積土地益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立政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故譽毀常在小人而督責常加君子夫名雖小人豈盡無智慧然不謂之忠名雖君子不能無小惡然無害於正若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存之以誠待之以信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爲之化何遠

之有帝手詔嘉答是歲發明德宮玄圃院賜遺水者他日宴羣
臣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社稷間關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
納忠諫正爲國家長利徵而已矣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
刀賜之又問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似非可
比帝曰徵蹈履仁義欲致君堯舜雖亮無以抗帝厭上封者衆
或不切事欲加譴責徵諫曰古來立謗木欲聞已過今之封事
乃其遺也陛下思聞得失當恣其所陳言而是爲朝廷之益假
令或非無損於政由是皆勞遣之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
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臣奉侍帷幄十餘年
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
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浸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十漸見弘道錄
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人無釁言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被

郡國凶醜之孳起於穀下此上天示戒陛下恐懼憂勤之日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以夢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朕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顏面與公相見以所上疏列爲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因賜黃金十斤馬二匹高昌平侍宴兩儀殿舉齊桓公無忘在莒時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安敢忘時遣使立西域葉護可汗未還又遣市駿馬徵言如此彼必以爲意在馬不在立雖加封册未見懷恩且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也帝遂止帝以公卿大臣前請封禪惟徵執論不可諭曰豈功不高耶德未厚耶諸夏未治遠方不服耶嘉瑞不至年穀不登耶何爲而不可對曰陛下功則高而民未懷惠德雖厚而澤未旁流諸夏雖安未可驅

之役遠方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雜遝爵賞猥積歲豐稔倉廩尚虛譬如人有十年長患療治纔愈便欲負重日行百里必不可得告成天地臣竊有疑兼以大事興行萬國咸萃要荒之外奔走來庭今自伊洛以東暨於海岱人烟斷絕道路蕭條進令夷狄見示以虛弱又賞賜未厭衆望給復不償民勞遇有災害難以追悔帝不能奪右僕射缺欲用徵讓不拜適太子與魏王交惡帝曰當今忠謇貴重無踰於徵朕遣傅皇太子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復以疾辭十七年疾甚其家尚無正寢命輟小殿材爲營構五日而畢賜以素褥布被從其所尚中郎立宿動靜輒聞樂膳賜遺使者綴道帝與太子數臨問屏左右語竟之流涕許以衡山公主降其長子叔玉是日亦從令靈觀新婦領而不謝遂薨年六十四帝哭再三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

空百官祓赴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給以羽葆鼓吹班劍聃則夫人裴氏辭以素尚儉約恐非其志乃更用素車白布幨帷陪葬昭陵其日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晉王致祭御撰并書復思念不已時登凌烟閣觀像賦詩益封戶九百臨朝輒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常寶此三鑑今徵逝一鑑亡矣遺表惟半可識大抵以善惡愛憎爲戒務在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不患不安且治帝以爲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徵狀貌不逾中人而膽畧實大每逢盛怒神色不撓帝徐爲霽威稱者比之三代遺直帝嘗上冢還欲有闕南之行既辦畏徵而止喪亂以後典章湮散多引諸儒校集秘書後復粲然完整又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帝美其書錄寘內府又因侍

宴以帝不忘武事天下雖治好威四裔每見舞破陣樂則俛首
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斁舉有所諷切如此徵薨後媢者毀
短百出以嘗薦杜正倫侯君集謂爲阿黨又言徵嘗錄前後諫
章示史官指爲賣直帝滋不悅乃停叔玉婚仆所爲碑顧其家
亦衰矣後征遼東高麗靺鞨犯陣頗致危殆亟還悵然曰使徵
若在吾無此行仍召其妻子至行在慰勞以少牢祠其墓復立
碑加禮叔玉襲爵擢爲光祿少卿神龍初孫膺嗣次叔璘禮部
侍郎叔瑜豫州刺史善草隸子華爲太子左庶子武陽縣男以
筆意傳之及甥薛稷世以比之虞褚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魏時爲烏丸氏曾祖神念奔梁復姓王
氏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顗北齊樂陵太守珪少孤性雅淡
少嗜欲志量沈深能安貧賤體道履正恬於所遇交不苟合開

皇末爲治禮郎季文頗遊儒有鑒裁尤器許之頗坐漢王諒誅
珪亡命十餘年母李氏賢明嘗謂吾信爾他日必貴然未知所
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乃期房杜等素交善者悉過其家李
窺見大驚亟具酒食情歡盡日稱以皆公輔才汝貴不疑義師
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軍東宮建授太子中舍人遷中
允建成禮遇良厚太宗素知其才即位召爲諫議大夫語曰正
主御邪臣不可以致理亦猶正臣事邪主獨可以善治乎朕雖
不明幸諸公數相諫正倘賛功效期於太平也珪奏主聖臣直
千載一時今陛下開廣聖德收采芻蕘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
帝可之詔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入閣必遣諫官隨侍珪每推
誠納善多所獻替帝顧待彌厚賜爵永寧縣男遷黃門侍郎兼
太子右庶子貞觀二年拜侍中一日進見有美人侍側帝指以

示珪此廬江王瑗姬其夫爲瑗所殺而娶其妻珪起避席曰陛下以廬江所爲善耶惡耶帝曰殺人而取妻何可謂善乎珪曰姬今在帝側竊謂陛下善之帝知其惡何不逝去若更納用此與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相幾何哉帝歎美其言又與温彥博論太常祖孝孫其人修謹陛下使教宮人音樂不稱旨數責讓之天下共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朕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上爲人游說耶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至樞近責以忠效今臣所言豈得爲私不意陛下忽疑諸臣反思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明日帝痛悔語房玄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朕夙夜兢兢恨不能仰及古人卿等勿因昨責珪等不進諫也時珪與玄齡彥博李靖戴胄魏徵同輔政帝

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悟爲朕言玄齡等確論見弘道錄後進爵爲郡公坐漏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明年帝復思念召拜禮部尚書與諸儒正定五禮書成封一子爲縣男是歲兼魏王太師詔侍郎韋挺定制王見之先拜珪答拜珪亦師道自居王嘗問何爲忠孝珪曰至尊王之君事思盡忠亦王之父事思盡孝惟忠孝可以立身成名當年必享天佑餘芳尚垂後裔王敬問命敢問所習答曰漢東平王蒼稱爲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王子於宮闈少習寵驕鮮能知道或今選任師傅禮待則敬行益命王事珪當如事我則可以無過矣于徹直尚南平公主時諸主以帝女貴下嫁之日未嘗行見舅姑之禮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禮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是日與夫人坐堂上主親執笄行盥饋之禮乃退其後

公主下降咸備婦禮自此始也十三年疾病公主就第省視帝
復遣尚書唐儉增損藥膳薨年六十九帝素服哭於別次詔魏
王泰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圖形凌烟謚曰懿爲人性不苟察
臨官務舉綱維去太甚平若雖僕妾不見其喜慍奉寡嫂盡禮
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恩義極隆不减其子微時人或贈遺
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贍其家宗姻匱乏周䘏咸至薄於自
奉未嘗營搆堂室識者譏其不立家廟四時但祭於正寢後朝
廷爲立之長子崇基襲爵至主爵郎中敬直封南城縣男孫燾
性至孝爲徐州司馬因母疾彌年學窮其術著作外臺秘要
討繹精明世所通行歷給事中鄴郡太守治聞於時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隋末由刑部令史任景城縣曹竇建德陷
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白吏大王即定

天下所當加禮。今殺之，使善人解體。遂命釋縛，署治書侍御史。固辭，煬帝已弒，始受黃門侍郎。秦王平建德，聞其名，以為景州錄事參軍。即位，召見，問以治道，對曰：臣觀隋室，其君自專其法日亂。一日萬機，必欲自決，中者信善，其不中者日以繼日，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若使上賢右能，百司善職，疇敢犯之。至隋末分爭，英雄不十數輩，餘皆保邑全身，聽命有道，特患人君不能安靜而擾之，使亂耳。以陛下聖神，迹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稱善，拜侍御史，尋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東幸。上書，陳五不可，始以秦為鑒戒，大畧言：東都未有幸期，而前事土木，魏王出藩，又當營構，科調繁重，疲人失望。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度侈觀，廣殿皆焚毀之。陛下謂死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翕然稱為盛德。

不五六年一捨一取天下謂何又每年廵幸不急之務徒然虛費今百姓承亂離之後財賦殫窮雖蒙更生意未完定奈何輒反前言重耗其力昔漢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非不知居天下中道里所均但形勝不及關內兼致康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俗爲日尚淺詎可東廵以搖人心終復以隋爲言親見用一千人挽一木以鐵爲轂行不數里輒壞更用數百人齎轂以隨一木之費已數十萬其餘可知故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臣恐今日不如煬帝帝問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同歸於亂帝顧房玄齡曰我初不思致令有此觀玄素言後若必往雖赤立露坐亦復何傷仍賜綵二百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令傳太子承乾兼少詹事屢上疏規以荀避天道人

神棄之古昔三驅非以教殺以除民害不宜反玩爲娛有損盛德孔穎達奉詔勸講宜數進聞惡小必去善小必爲禍福之來皆根於初護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之不護終將安歸太子不納俄遷右庶子復上書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殿下脊貫天就尚須學古師訓以表儀之雕蟲小技止可間名以代博弈豈宜屢親騎射褻戲酣歌悅耳目移性靈以爲嘗哉帝聞擢銀青光祿大夫時因太子久不見賓友請問宮中可賓聖德如樊姬等者幾何若無之即便諛豔變何足顧哉太子憚其過嘗夜遣戶奴狙擊幾危得脫又聞擊鼓聲叩閤正言面出其鼓破之然卒不悛其後不得已復上書曰周武帝平山東罕宮陋食以安海內而太子贇有穢德烏丸軌以聞帝慈仁不忍廢及踐祚狂暴日熾宗祀以亡故隋文帝代之至楊勇爲太子驕肆敗度當

是時自謂有太山之安詎知一旦致慈父之隙遂致煬帝失國今上以殿下父子至親故所費用不爲限節然齡未六旬用踰七萬龍樓鑒院恐爲工匠之肆深宮禁門無異闤闠之區言孝敬則闕祗膳問安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從無悅學好道之實觀舉措又有因緣數辱之罪外所聽仰如此内之隱密可知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修數宜引進以廣徽美今反猜嫌恐非從善若流之意不聽及太子被廢例坐除名與之白授湖州刺史徙鄧州高宗時以老致仕卒

高季輔名馮以字行德州蓨人祖表魏安德太守父衡隋萬年令季輔少好學兼習武藝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隋末爲汲縣令會盜起人殺元道以應季輔率家人與戰擒賊首斬以祭兄盡盜畏服更來歸附衆至數千俄與武陟人李厚德將其衆降

授陝州總管府戶曹參軍貞觀初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要
列上封事五條其一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者良由謀猷之臣
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
者以侵下爲益國自今但舉八座宜擇溫厚敦潔之士任之教
朴素革浮僞使家識慈孝人知廉恥醜言過行被嗤於鄉黨未
聽私取損於族自然禮節興矣其二陛下身帥節儉而營繕未
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雇以重勞費願愛其財毋使殫惜其
力毋使弊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徭役少而科役多宜
蒙優貸令得休息至江南河北人頗舒閑宜爲差等均量勞逸
其三公侯勳戚各擅封邑廩豐祿厚而貸息出舉爭求餘利何
怪下民競爲錐刀宜加懲革其四外官卑品祿稍涼薄若使不
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延察歲出輶軒繼軌而漁獵不息宜及

戶口之繁余良且實稍加寵賜使俯仰無累然後督責其効。則官人畢力矣。其五世王元睦等俱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彼此答拜若封爵相同當明昭穆願垂訓正永示彝法書奏太宗稱善累轉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帝曰卿言皆藥石極亂救危今賜鍾乳一劑以相報稱卿亦扶羸瘠貌十八年加銀靑階兼吏部侍郎善銓叙人物又賜金背鏡一以況其淸鑒焉二十二年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監修國史進爵蓨縣公永徽初加光祿大夫行侍中兼太子少保咸疾歸第擢其兄虢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疾遣中使日候卒年五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都督謚曰憲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善上官儀貶嶺表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少孤貧落拓不爲鄉人所敬性嗜學

習詩與春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將其事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資裝使入關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帝卽令召之。未至。使者數趣。及謁見。語甚悅。令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嘉何得人。賜帛三百匹。是歲周上疏言五事臣每讀史見前賢忠孝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爲者惟忠義而已以是徒步二千里歸於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竊伏自惟無階答謝願竭區區惟陛下所擇其一伏見太安宮在宮城之西墻宇門闕比方紫極甚爲卑小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所不足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

望其二項下明詔以暑近詳九成宮竊惟太上春秋既高所宜朝夕定省問安視膳乃一旦去京三百里而遙非能旦發暮到至留太上熱處獨走涼處溫凊之道臣所未安其三節皆介宗室戚臣恐就藩國貽厥子孫竊惟陛下意誠愛重欲其藩緒系守與國無疆然不思所以安存保乂萬一子孫不肖奕封嗣職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欲存則欒黶之惡已彰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方可免累劇陛下深恩其事使咸得奉大恩終其福祿其四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將親事竊惟聖情必謂乘輿一出勞費無藝故忍卒思以便百姓然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示來裔雖云大孝不在俎豆之間聖人訓人示不忘本其五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皁雜類提斛斯正更無他材

獨解調馬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豈得濫列士流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鳴玉曳履臣竊恥之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臣歷覩夏商周漢有天下多者八百餘歲少者猶四五百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一旦微及忽焉遂至不救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之日尚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以立子孫萬世之基豈但欲政教目前扶持當年而已哉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來遠者五六千里略無休時陛下雖下詔減省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而已昔漢武帝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又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過於靡麗陛下少處

人間知百姓辛苦何猶如此即萬歲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此聖慮所當憂也臣又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後雖悔悟未有復能安全者故凡修政立教當乘及早可修之時若何變一起喪亂及身禍不旋踵昔紂笑桀亡而幽厲又笑紂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亡果何益耶往貞觀初率土荒儉一縑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縑易十斛粟而百姓咸怨者以陛下不憂憐之所營為多不急之務故也古來興亡不由積蓄多少惟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世充與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

資冠耶臣又觀今之諸王年並幼小非特恃恩驕矜昔魏武帝
寵陳思王以後文帝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今大聖創業當制長
久之法使萬代奉行無爲加恩太過再後適以害之臣又聞百
姓安樂在刺史縣令今獨重內官縣輕外任武夫勳人或京官
不稱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强者入爲郎將其次方補邊州
或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一二所以百姓未安皆在於此疏奏
帝稱善拜給事中書舍人周善於敷奏機辯明銳深識事端動
無不中帝暫或不見即思之岑文本美其論事會文切理無一
言可損益聽之纚纚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
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俄遷治書侍御史知諫議大夫兼晉王
府長史身備後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
職兼兩宮處事精密甚獲當時之譽征遼東留定州輔太子稱

還使攝吏部尚書錄加銀青階帝飛白大書鸞鳳沖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十六字賜之俄病消渴詔尚食具膳上醫護視帝親爲調藥與太子往問使者不絕疾甚取章奏草藁悉焚之曰毋彰君過取身後名也薨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爲人頗自負嘗遣人購宅直二百萬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少落沐爲浚儀令崔賢所辱及領選稍記廢之爲人所譏所建白製品官服三品服紫四五品朱六七品綠八九品青及京城諸街置鼓以代晨昏傳警納居人地租宿衛大小番直城門衛佐守捉士月散配諸縣賦以爲便高宗即位追贈尚書右僕射封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庭　子載咸亨中爲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焉後終雍州刺史

戴冑字元胤相州安陽人自少明敏秉性堅正及長達於從政閑習法律尤善簿最隋末爲門下省錄事納言蘇威侍郎裴矩厚禮之越王侗時遷給事郎以諫止王世充篡謀出爲鄭州長史與王行本同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爲本府士曹參軍即位除兵部郎中封武昌縣男會大理少卿缺太宗愛惜人命擇公清正直者以居即日命之時無忌被召入東上閤門誤不解佩刀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之罪應死無忌坐贖冑准律駁以厥罪惟均臣子於至尊不得稱誤陛下錄無忌功自可特原若據法贖銅未爲得衷有詔復議德彝執前奏冑又駁曰於法固然。緣情無別。無忌既以誤輕。監校不宜獨死。上嘉之。許與俱免。時選者盛集帝詔詭資冒牒自首不首坐死俄得不首者當死冑擬之以流帝疑其賣獄且示天下不信奏曰法者天下共由

言乃一時喜怒且陛下當其時即殺之非臣所及既知不可已寘於理若復阿忿違法臣竊惜之其前後犯顏多此類當時以爲非無窮濫隨類指擿言若泉湧帝益重之遷尚書右丞轉左丞又言先時水旱皆藉正倉賑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餓乏今喪亂已後戶口凋殘每歲租入不伺充實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有災凶將何賑恤請自王公已下爰及衆庶計墾田多寡以理勸課盡推其餘納於所在立爲義倉特從其議賜錢十萬拜爲諫議大夫與魏徵更日供奉久之進民部尚書如晦遺言請委以選舉命權吏部尚書然好抑文雅獎法吏士以寡學爲嘗貞觀四年參預朝政進爵郡公時帝復修洛陽宮胄諫曰比見關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強丁並從戎旅重以九成作役司農將作見丁無幾一人就役舉室損業籍軍者督戎仗

課役者責糧癥。竭貲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涉下。年之有亡。尚未可知。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未爲晚。何惜而遽生勞擾耶。帝覽奏罷役。生平強幹長於操決斷無宿擬議者美其振職謂武德以來殆無其比帝方悉意向用謂近臣曰胄於我非肺腑親但以忠直勵行情深徵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誠耳又面諭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則天下受其弊今以命僕委卿宜副朕輿無何薨帝哀甚三發側贈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謚曰忠詔虞世南爲立碑又以第陋不容祭享詔有司別立廟聘其女爲道王妃無子以兄子至德爲後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三品轉戶部尚書父子前後預知國政時以爲榮高宗飛白書泛洪源俟舟楫以賜拜右僕射居位愼密每遇申訴寃抑據理難詰未

嘗乎奇遇有理者密爲中奏終不顯巳之決斷以是人不及知或以爲問答曰刑罰人主之柄豈容與爭帝歎知而歎美之○襲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謚曰恭

册曰日不厭昔值巳益晶天不厭難閉後愈融隋亂我靖唐治我與我鬬諍門諫者雲從○伽也及時○綱也正行○嗟彼王殞巳墮沉寞乘暗反鬯○拔幽向明光昭簡册千古希逢回天之力羽翼之雄

弘簡錄卷三十六終

弘簡錄卷三十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唐五之二

唐臨兄皎孫紹子之奇　劉洎　權萬紀族祖弘壽孫懷恩　上官儀

王義方附何彥先　韓思彥子琬　馮元常叔祖慈明　朱敬則兄仁軌

蘇珦子晉　薛登父士通　王求禮　徐有功附周矩

薛季昶附李嗣業盧懷秀　蔣欽緒子沇　宋務光附呂元泰　辛替否

李景伯子彭年　李乂　王志愔

唐臨字本德長安人周內史瑾孫自北海內徙少與兄皎俱有令名武德初皎爲秦府記室參軍專掌書機深見親待臨以破王世充策干隱太子引直書坊尋授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太子

廢出爲萬泉丞有輕囚十餘久繫白令使就畝歛相與定約如期而還由是知名再遷侍御史整肅朝儀舉挺爲大夫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劾以亂班挺失色衆皆悚慄俄持節按交州刺史李道彥獄申理冤繫出三千人轉黃門侍郎加銀青階高宗即位遷大理卿嘗問在獄繫囚之數占對稱旨帝喜曰爲國之要在于刑法刻則人殘寬則失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又嘗親錄囚前所斷者輒呼叫稱冤獨臨所入無一言訴帝怪問故答曰唐卿無冤所以絕意帝嘆曰爲獄者固當若是乃自署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永徽元年拜御史大夫會廣州刺史蕭齡之受賕當死詔羣臣議請論如法臨言羣臣不知上所欲議之意在律有八議齡之齊高帝五世孫當在議親議貴之列今既許議而又加重刑是與禮律相反不可爲萬代法帝然之由

是免死拜刑部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復歷兵吏度支三部尚書坐與來濟善免官起爲湖州刺史卒年六十爲人儉薄寡欲不治第宅服用節素寬於待物事務掩人過見妻子必正衣冠有集報記二卷　政貞觀中官吏部侍郎以前選人數少隨到補擬不爲限止時漸太平選者猥衆政請以冬初而集盡季春止後遂爲法終益州長史贈太常卿　子之奇給事中坐章懷太子僚屬從遷起爲括蒼令黨徐敬業伏誅　孫紹博學善三禮神龍時爲太常博士韋庶人請妃主命婦以上葬給鼓吹中宗特許之紹言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爲警衛。故曲有靈夔吼。鵰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惟功臣待用之。雖郊祀天地不以參設。容得接閨閫哉。請罷前命川舊典不納尋遷左臺侍御史駁祝欽明議皇后南郊亞獻及四時帝誕日遣使者詣陵

灌獻如事生存皆引誼周爭以爲非禮又奏昊順二陵各置守戶五百三思及崇訓墓各六十外戚乃與昭陵禮同不可。例親王墓戶秖十。梁秀追贈乃可踰乎。又言比來豪家以偶人象騶服耀相矜下逮衆庶流蕩成俗宜按令式裁損凡明器不許列衢路惟陳墓所婚家盛設障車擁道爲戲樂邀貨賄甚傷禮化不可示天下事雖不從議者歎美睿宗即位數言政損益由度支員外郎遷給事中兼太常少卿先天二年玄宗講武驪山以紹典儀坐失軍容帝怒執纛下當斬左右猶冀少貸金吾將軍李邈遽傳詔斬之會帝悔乃深咎邈罷官擯死于家

劉洎字思道江陵人初爲蕭銑黃門侍郎令略地嶺表下五十餘城未還銑敗舉城來歸授南康州都督長史貞觀七年擢給事中封清苑縣男轉治書侍御史上言尚書萬機實爲政本頃

者詔敕稽壅案牘復敗歲年不能下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
繁左丞戴冑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懈
比者勳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雖欲自彊先懼囂謗故郎
中與奪惟事咨稟尚書依違不得專裁筦轄玩弛綱紀不振今
宜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救曠滯之弊固當矯
拂趨競也上從之卽拜右丞健于其職省事復治加銀青光祿
大夫散騎常侍攝黃門侍郎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
往復難詰究臧否洎諫天以無言爲尊聖以不言爲德皆弗欲
煩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
爲弊況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倫擬參絕以
陛下降慈旨假柔顏虛心聽納猶恐畏縮況以神機天辯飾詞
援古而距其議哉且今之雍平咸陛下力行所致欲求長久匪

由辨博。但當忘愛憎。慎取舍。若貞觀初可矣。于諂答曰。非慮無
以臨下。非言無以逮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
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待開讜言。虛懷以改。適立皇太子上書
宗祧攸繫興亡所關非勸于今將悔于末今太子春秋鼎盛學
當有漸乃優游坐樂白日居處內庭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
未論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興宮而處以遠嫌也聞者一遇
入侍逾旬不出師傅絫衆具員而已非所謂愛之也亟宜妙選
賓客授以經史間以書札開導誘掖使聆所未聞睹所未見羣
生之福乃敕與岑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會太子諫帝怒苑西
監穆裕欲斬之帝喜曰自魏徵亡後洎與文本馬周遂良繼之
吾兒在膝前閱之熟矣故有今日言也十八年遷侍中帝嘗對
羣臣欲聞已過無忌李勣楊師道同辭進曰陛下以盛德致太

平臣等殊不見其有過洎曰誠如此言頗者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羞汗恐非所以奬進言者之路帝服其言以為能改征遼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輔皇太子監國語以盡心匡弼宜識朕意洎頓首曰願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怪其語戒曰卿性疏而剛恐以此敗會師還帝患癰洎憂之褚遂良素不相協誣譖前語謂今輔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者按誅之及愈召洎問狀引馬周為證遂良執不已乃賜自盡臨決索筆牘欲辨有司不敢與帝後知之皆得罪文明初詔復官爵

權萬紀其先出天水徙萬年父琢玠隋匡州刺史以慤愿聞萬紀為人悻直廉約自湖州刺史擢治書侍御史嘗劾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不平上令按狀咸不伏魏徵奏二大臣所考有

私萬紀時在考堂何無訂正過後舉發此非誠心為國帝嘉之
不問多其不阿貴近益加獎禮又言宇文智及賊殺其君萬世
共棄今其子乃任千牛請斥所以懲不軌帝從之時與侍御史
李仁發皆以言得進頗掉鞅自肆衆情懐懼徵以為闇于大體
詆訐彈射多有不實陛下一切收攬遂敢附下罔上釣直取名
欺奪聖明以小謀大羣下離心帝漸疏之徙萬紀散騎常侍而
免仁發數年復名萬紀為侍書御史奏言宣饒部中可鑿山冶
銀歲取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于下者。今不
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方朕為何如主耶。斥使還第久之復為御
史中丞進尚書左丞出為西韓州刺史徙吳王長史長其强直
善遇之齊王祐不奉法帝思得剛正士匡弼帝奇萬紀即徙為
長史騃諫祐昵比羣小因不入即條其過惡以聞帝並召入朝

祐恐設謀害之乃先引道遣所乘燕弘亮馳騎追斬之殊其支體投圊中典軍韋文振本以校尉從帝在伐以質謹自將帝亦使事祐典廄馬切諫不納見萬紀死懼而逃去亦追騎殺之祐死贈萬紀齊州都督武都郡公食邑二千戶謚曰敬文振左武衛將軍襄陽縣公食邑千戶萬紀子玄初高宗時兵部尚書

族祖弘壽附隋汾司倉書佐高祖平京師擢太僕卿爵盧國公卒謚曰恭　孫懷恩襲爵累遷尚乘奉御嘗因奏事見帝寵以人安畢羅戲假不恭退而杖之高宗嘉賞曰真奉御也擢萬年令更慶萊衛邢宋五州刺史洛益二州長史卒為人姿貌沉毅每處服妻子不敢仰視所居威名赫然賞罰嚴明惡人遠懼下吏重足而立與汴州刺史楊德幹名相埒焉

上官儀字游韶陝人父弘為隋江都宮副監遂家焉大業末為

陳稜所殺儀以幼隱免冒爲沙門及長工文詞涉貫墳典貞觀初擢第授弘文館直學士本以辭采自達復工五言詩綺錯婉媚人多效之目爲上官體遷秘書郎太宗雅好屬文每遣視藁又多令繼和凡有宴集未嘗不預同修晉書成轉起居郎加級賜帛高宗即位遷秘書少監龍朔二年進西臺侍郎同東臺三品頗恃才負勢爲人所嫉武后初得志專恣制帝自擅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厭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大怒將廢爲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不可以承宗廟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遽詣哀訴帝悔恐后怨懟歸過於儀后由是深惡儀以嘗任陳王忠諮議參軍與王伏勝同府許敬宗構與忠謀大逆下獄死籍其家時臺諫閉口結舌莫敢正議獨儀奮然納忠禍不旋踵天下寃之自是悉歸政於后

帝拱手聽命而已。子廷芝歷周王府屬亦被殺孫女後爲昭容追贈儀中書令泰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黃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以禮改葬

冊曰言之發與聞不以時方始興亦旋復效附茲此數公名播身危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少孤貧客于魏事母謹甚及長博通五經謇杖特立高自標樹倜應舉赴京道遇客懇言父宦遠方病欲往省困不能前輒道所乘馬不告姓名而去名振一時不肯造請貴勢魏徵欲妻以姪女。固辭。伺徵薨後。始娶之。其勵志如此。太宗令宰相聽其議論引員外郎獨孤悊與論百家與同悊方以儒顯許敬宗推服之義方直出其上左右爲不平擢第補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坐善張亮貶儋州吉安丞道南海方盛夏濤霧

蒸湧酌水誓曰。有如因忠獲戾。以孝見尤。四維廓氣。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誓後。天雲開霽。人謂行義所感。偕介嶽然。悍梗不馴。爲僧首領。選生徒。開陳經旨。行釋負禮。淸歌吹籥。登降跽立。人咸悅服。久之。從沔水丞適亮兒子皎自朱崖還。臨終委托妻子。許以歸葬。時皎妻年少。設誓於神。使奴負柩。妻抱子。載以馬。身步從之。葬事已畢。告于亮墓。歸娶其家。方始赴任。歷雲陽丞著作佐郎。顯慶元年擢侍御史。性嫉惡毋恨奸邪附離以欺朝廷。令李義府說凶婦淳于氏有美色。追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非繫因而自縊。無敢白者。義方將加劾奏。意必得罪。問計於母。母曰。汝能盡忠。吾死不恨。乃上言天子。進公卿大夫。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昔唐堯失之四凶。漢高失之陳豨。光武失之逢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皆失於

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有萬邦。纘歷翼孫。罪無逃罰。況聲殺之、下。邪臣得舉。殺人滅口。此威福之柄。不出主上。而移奸佞。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復具對仗彈文。此義府下。跪讀所言。詞旨凜烈。帝方安其役佞。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參軍既以直道不容。秩終往客昌樂。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卒年五十五。爲人廉守不貪。嘗更第宅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仍予以錢。既死門人其半千。何彥先行喪。蒔松柏冢側。三年乃去。彥先齊州全節人。武后時位天官侍郎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游太學。萬年令李乾祐異其才。擢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授監察御史。昌言當世得失。高宗召加二階。待詔弘文館。使內供奉。命巡察劍南。引什邡令郅惲知後

必貴委花子孫益州有兄弟相訟。累年不決。召至飲之以乳。翻然覺悟。齧肩相泣。自甘獄俗不識孝義。靈化復生。訟即解擬。誘降西汧河致發民饑賑貸璽書褒美復使并州有盜殺人主名不立適醉胡懷刃訊掠誣服疑爲未真長集童兒數百莽乃出之物色推訊如是者三遂獲真盜嘗因太白晝見勸帝修德帝諫中書令李義府曰入品官能言得失而卿冒富貴主何事耶義府愧謝又劾司農武惟良擅用并州賦二百萬處死后爲請免坐是交訴出爲山陽縣丞至官閱月。釋尉遲敬德子冤。不受其賕自免而去。放跡江淮所引鄧惲爲文昌左丞爲補建州司戶參軍帝召問復其御史俄出爲江都主簿徙蘇州錄事參軍權客汴州訴旌張僧徹廬墓請爲文須僧徹偕之以縑不受。固請。爲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上元中復召見試

外戚擅權李敬玄因后術怨懟以見上不蹈舞負氣鞅鞅徙朱
鳶丞遷賀州司馬卒　子琬字茂貞初舉茂才授高郵簿遷中
文藝優長賢良方正拜監察御史景雲初上言國之安危係于
政尚以法始暫安。後必危。尚以德始闕迂終必治。貞觀永徽之
間農勸而耕者衆法施而犯者寡吏貪者士恥與同列故淸白
忠正者折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能勸位尊不倨家富
不奢學校不厲而勤道佛不懲而戒土木質厚稗販不嗤其故
奈何。雖以王道也。自茲以來任巧智斥謇諤趨勢者進守道者
退諧附者無黜剸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嘆人趨家競風俗淪
替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夫巧者知忠孝爲立身之階仁義爲
百行之本。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陛下安能盡察
哉。貪冒者謂能。淸貞者謂孤。浮沉者爲黠。剛正者爲愚。位下而

務捉捕者法也。法設而滋章。滋章則盜賊多矣。故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何由不治哉。永淳時雍丘令尹元貞坐婦女治道免官。令婦夫女役會不知怪訓露時河內尉劉憲父喪請選以爲負名教。今匿名冒進以爲知幾太宗朝司農以倍價市木橦。孫伏伽言其識大體。今百凡和市有類白奪。往學生佐史里正自關擬者十人。今亡匿以免往選司從裕有禮。今如買販爭奪。往商買出入爲里家藏鏹聚。今市井失業匿貲不出。往外奇歛關數人買勇。今屯留差勦闘宗逃亡。營則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結之者也。舉刻吏。引之者也。惟解者未見其人。願取奇才卓行。甚能授官。書入不報。出監河北軍兼按察使先天中。賦糴非時。穀益賤。糴益貴。人多從亡。嘆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又言須報。則

弊已甚移檄罷督乃聞許可開元中遷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官卒

馮元常相州安陽人其先長樂信都著姓曾祖子琮北齊右僕射叔祖慈明有文辭隋內史舍人為詔討李密為所獲厚加以禮願與並事不從因之後為翟讓所殺武德初贈吏部尚書諡壯武元常舉明經及第調浚儀尉高宗時擢監察御史密諫中宮權重宜少抑損帝雖為所制內亦然之俄為劍南道巡察使興利除害蜀人賴永淳中入為尚書左丞在任識鑒澄遠號為[illegible][illegible]帝委遇特厚及后臨朝羣臣多獻符瑞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后恭于朝堂元常以為妄不可持示中外后怒出為隴州刺史道從眉州光火有盜夜掠晝伏輸以恩信相率面縛賊平轉廣州都督安南酋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劫州縣詔討之馳

檄先示禍福繼率士卒航海賊黨多降斬其首惡安慰居人而旋雖屢有政績竟以前忤不錄其功卒爲酷吏周興陷死天下高其節推舉閨門雍睦秉有禮法必以歸之雖小功喪不御私室凡名族皆願通婚神龍中旌其家曰忠臣之門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代以孝義旌顯自周至唐六開相望敬則少好學重節義以文詞著名與人交志向恢博嘗脤其急恆不責報與江融魏元忠善高宗聞其名咸亨中召見授洹水尉久之除右補闕上書武后曰往者亡秦行申韓之法重刑名之家張公室杜私門此皆救弊而然至于天下已一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顧乃淫虐滋甚往而不反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時區宇適定乃亟脩詩書說禮樂開王道納陸賈之說用叔孫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故臣聞之仁義者聖人

之蘧廬禮樂者聖人之陳迹也芻靈芻狗搏淳精澆糟粕棄國家自文明以來人心未一故不設鈎距無以禁奸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比者不出房闥天下晏然仰向時謀猷今之芻狗也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避樊籬遵彬彬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澤頓險邪之甚塞羅織之門使天下廓然更始豈不樂哉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嘗採魏晉以來君臣成敗之事著十代興亡論又以前代文士論秦廢五等漫以爲失事無析衷乃著五等論由秦漢魏以中脊肯綮當世以爲知言奏請高史官遷博求名世之才傳中書安石曰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相所以畏懼者也時賦斂繁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在職每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領表蠻叛薦

裴懷古有文武才川爲桂州都督獠熙其威惠相率來降又薦魏知古爲鳳閣舍人張思敬爲右史皆稱職二張權盛方搆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言二人秉心忠一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俄以老疾還政事以成均祭酒轉冬官侍郎會修三教珠英學士李嶠等十八人方繪圖像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稱其高潔神龍元年出爲鄭州刺史詔語敬暉等若假太子令舉北軍誅賢子兩飛騎力耳暉等卒用其策尋許致仕爲冉祖雍誣奏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史既而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一無長物止乘一馬子曾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睿宗即位聞褒贈尚有遺者劉幽求對曰敬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長安中嘗諸臣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臣見危赴難實其所啓乃追贈秘書監謚曰元　兄仁軌字德容隱居

養親四十年財產皆同無分異訓誨子弟以禮讓終身按察使趙承恩表其所居布赤烏仁鵲棲樹之祥及卒郭山惲員半千魏知古私謚爲孝友先生

蘇珦雍州藍田人中明經第調鄠縣尉裁決明辨鄠多豪訟風俗頓革長史李義琰異之顧廳事曰此公坐也恨吾不及見耳垂拱初爲右臺監察御史承后旨按韓魯諸王推訊無狀召見詰問抗議不回后不悅改命他人出爲河西監軍五遷右司郎中御史王弘義受詔伐木於隴苛督過程丁夫多死以附來俊臣莫敢觸其鋒珦按奏其罪免之遷給事中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疏諫營大像白司馬坂及隸府介停章月將行刑俱荷詳納俄出爲岐州刺史復拜右臺大夫節愍太子支黨辭逮府潞密啓保之且爲辨明帝感悟擢戶部尚書封河內郡

公歷太子賓詹致仕卒年八十一贈兗州都督謚曰文子晉數歲能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祕書少監王紹宗歎為後來王粲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先天中為中書舍人兼崇文館學士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撰定又屢獻讜言天子嘉允俄出為泗州刺史以父老解職奉養卒後襲爵歷戶吏二部侍郎與齊澣更典二都選獨事賓故當時譽之尚書裴光庭微有不悅出為汝州刺史轉魏郡加銀青光祿大夫為太子左庶子卒年五十九始與洛人張循之仲之善二人皆以學顯後忤武后俱死晉厚撫其子為營婚授官晉卒喪之亦若諸父人以是並稱其賢

薛登本名謙光常州義興人父士通隋鷹揚郎將江都亂與州民聞人嗣安據其城武德初來降授東武州刺史輔公祏反破

賊將西門君儀亂平封陽汾侯終泉州刺史登自幼通貫文史善議論凡前代故事必廣引根證有如目覩與徐堅劉子玄齊名友善調闕中簿天授中遷左補闕時薦舉頗濫登因建言臣聞國以得賢爲寶臣以舉士爲忠故堯咨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士誠不可不察而官固不可妄授也比觀舉薦類不以才馳聲假譽互相推引希潤身之小計忘得士之大猷非所謂報國求賢者也古之取士考素行之源詢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敦樸爲先雕文爲後故人崇勸讓士去輕浮以貢之賢愚爲州之榮辱昔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名勝於利則偷競日銷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煽範鞅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自魏取放達晉先門閥梁陳薦士特尚詞賦爽爲人

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遂附文納李諤之言詔禁文學浮詞罪泗州刺史司馬幼之表不典實由是風俗稍改煬帝嗣變前法始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復相倣傚赴速趨時緝綴小文名曰策學不以指實爲本而務浮虛爲貴方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固已驅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酬報故俗稱覓舉夫覓者自求如非爲人所知之是以耿介之士羞於自拔循常小人棄疎取附願陛下降明制須峻科斷無當之遊宦收實用之良策文試幼官武閱守禦自能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昔吳起將戰不取刀劍諸葛臨陣不親戎服漢武閱司馬相如之文恨不與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卿之位謹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田儀責楊雄之冐薦魏相酬成子之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

之路銷冗請寬其年限以容簡汰不責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璽
璞之賞自然見賢不隱貪祿不專矣轉水部員外郎遷給事
中上書臣聞三代以來戎夏不雜有時朝滿已事則歸今世突
厥阿史德元珍吐蕃論欽陵契丹孫萬榮往因入侍並被獎遇
官戎秩步黌門還後並爲邊患臣慮若再豫備不謹易以稱兵
恐非貽謀之道自今可一切禁絕武后不納久之出爲常州刺
史值宣州鍾大眼寇亂百姓潰潰登嚴勒守備闔境賴安歷刑
部侍郎尚書左丞加銀青階裴雲中爲御史大夫務直邪枉不
肯苟取容悅以劾僧慧範忤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爲主所構
出爲岐州刺史主誅後遷太子賓客轉刑部尚書加金紫光祿
大夫昭文館學士開元初爲東都留守坐子累歸田里家貧詔
給致仕祿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撰四時記二十卷

王求禮許州長社人則天時爲左拾遺遷監察御史性忠謇敢言每上封彈奏無所畏避武后方營明堂琱飾譎怪諫以古制茅茨采椽今鐵鷟金龍丹雘珠玉乃商瓊臺夏瑤室之比所費負瓺以人代畜事皆非禮書入不報河內王武懿宗率兵禦契丹孫萬榮畏懦不敢進賊大掠而去既而反奏滄瀛被賊百姓數百家請誅之求禮駁以爲卒小民素無教習爲賊脅制寧素持叛心哉懿宗身爲大將受閫任乃移禍無辜之人臣請先斬邪佞之首以謝河北懿宗懼后乃盡赦其人又以償悅屈竭左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兩月俸以助軍興而謂公祿萬鍾正可解撥若小臣仰祿烏可以歸欽望作色求禮歷階進曰天子富有四海何恃九品俸使宰相奪之耶姚璹謂秦漢皆佐以匹算求禮不識大體妄爲此言爭曰秦漢虛天下事邊

余何使陛下致之后曰止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蘇味道等以爲瑞率群臣入賀求禮讓曰宰相燮和陰陽今陽氣僭升陰氷激射此乃天災若果爲瑞則可以冬月雷爲瑞雷矣味道不從賀者入求禮從後廌言主荒臣佞寒暑失序蕃華參處盜賊繁興正官少僞官多百司非所不入使天有瑞何感而來哉群臣震恐后爲罷朝卒以剛正爲官龃龉神龍初終衛王府參軍

明日周巳代唐萬事興革獨容善言誅戮不及縱然附時卓然自立

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祖文遠別傳有功初襲東莞縣男復舉明經調蒲州司法參軍爲政寬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相約毋犯代滿不辱一人遷司刑丞時方崇尚酷吏構陷無辜抵極法者不可勝記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太后

辭語折抑爭論發卒琅琊王沖以責息錢與貴鄉尉顏餘慶相知沖既坐逆魏州人告餘慶預其謀詔俊臣鞫治以反狀聞侍御史魏元忠請誅籍其家有功廷論永昌赦令虺貞魁首已誅支黨未發者原之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反生入死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當此時左右及衛仗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獨能氣定言詳截然不撓又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準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無斬法又安得相緣坐所因之罪詔從之減凡數十百姓累轉秋官員外郞中俄而鳳閣侍郞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搆臣悉力丐請后許賜以再生俊臣獨引行本奏告張知謇與龐陛下謀反不實當處斬有功再駁奏曰俊臣違在上再生之賜

舒人臣將順之美不可以示信乃得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
弟枌以介長沙爲唐春一誣搆私議爽與吉因謀復李氏有功
爭其事不能得周興劾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有功故出反
囚罪當死請按之后不許坐免官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降
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陛下以法用臣臣守正行法必
坐此死后固授之天下聞其復進欣然相賀時有詐公坐流私
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駁奏曰凡律告赦
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亦不自發如令告言前事即
恩雖布而一罪不能貸臣竊謂陛下不取又嘗上言陛下即位
以來天下職員有定而海內選人日多掌選之曹用舍不平補
擬乖次兼之委闕公行囂謗盈路竊以爲常又法司行經酷吏
鞫訊結斷刑獄慘嚴其流弊改訓表生情法外撕理刻薄吏因

之騶扇成黨雖朝堂列匭內牒受章叫閽邪聽叩鼓邪聞名曰
申究正辨其枉直蒙擢用無由上答願以執法酬恩無縱詭隨
是臣之分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鞫舞法深詆三司
理匭擁塞不自者告許臣按驗劾發奪祿貶勞當不踰時可致
刑措后納之無何奴告贄孝諶妻龐氏厭詛命薛季昶鞫訊當
死于希瑊訟冤有功雪之季昶劾其黨惡當棄市有功方視事
令史泣以告有功然無懼徐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死耶安步
而歸后召詰比斷獄多失出何也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
大德后默然秖坐除名尋起爲左司郎中轉司刑少卿同事皇
甫文備復誣之已而文備坐事下獄或爲言曰必有以報對曰
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仲出之嘗語所親大理人命所
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

之。亦不啻肩盆頂之。酷吏弛者。旣爲少衰。然疾之如讎。攸司儀
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卽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就
第弔祭賜物百段授子惀官大理司直開元初竇希瑊請以已
官讓惀以報舊德遷恭陵令終申王府司馬會昌中追謚忠正
初鹿城主簿潞好禮慕其爲人論曰昔張釋之當漢文帝時中
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挾義隱賊。
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所能守死。明道。蹈危。不變。此其難於稱之
明也。起居舍人盧若虛又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
千載未見其比。而唐史贊曰不以唐周貳其心。可謂得其本矣。
又載初元年左臺御史周矩上疏曰頃者小人告訐習以爲
常內外諸司人懷苟免姑息藏吏承接强梁非故欲規避特以
懼誣搆耳而推劾之吏爭以深刻爲功。至泥耳籠頭枷研楔㨝

摺脇籤爪懸髮薰目臥隣穢溺命不聊生號為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本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豈被告者各懷非望耶只是不勝楚毒自誣其反陛下若果不信試取告列無驗者再付有司推訊必上下共手希合聖旨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謂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讐每對妻子恆為死訣臣聞爲國者以仁爲宗以刑爲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此之謂也后覽疏爲之開納制獄稍息矩後因論薛懷義遷天官員外郎復爲所構下獄死

朋曰孔切救人不蹈于死孟先行法俟命而止君子秉心務求真是彼訴彼虛得其疑似何以明心矩真御史

薛季昶絳州龍門人爲人剛介尚義烈武后時上書自布衣擢監

察御史以累左遷平遙尉萬歲通天中屢按制獄如旨擢給事中河北按察使令按夏官郎中侯味虛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導軍后惡其詭馳至斬味虛以聞又裴城尉吳澤貪虐嘗射殺驛使髡民女髮為髢甚為人吏所患守者不能劾從杖殺之在任威震遠近望風讋懼仍布恩信戮表善良就加御史中丞由定州刺史為雍州長史威名甚著前後京尹無及之者遷文昌左丞長安末為洛州長史預誅張易之時柬之等勒兵扶進門勸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請除之。命曰將事逮。彥範等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肉爾。留為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事成進戶部侍郎既而三思果盜朝權五王失柄出季昶荊州長史貶儋州司馬同功者嘆曰。死我者桓君也。彥範亦曰。吾意主上英武。留武氏使自誅定。今大事已去。豈非天乎。初

季昶與貽州首領周慶立廣州司馬光楚客不協既貶懼二怨乃具棺沐浴自仰藥死睿宗立贈左御史大夫賜一子官生平敦愛故舊敬禮名士喜先入語以爲實後雖辨理不能得也又御史李福業虞襲秀亦與範謀後流番禺福業亡匿吉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捕得俱死將刑謝元禮曰子親在吾甚相愧恨見者傷之襲秀祖方慶武德中爲察非掾秦王與謀建成辭母老匄身歸養王聽之後擢爲藁城令及是爲冉祖雍所按治襲秀不屈祖雍懼其諸弟報復遂得不坐

將欽緒萊州膠水人少工文辭性孤介重交誼與賀會鄴利貞友善擢第遷太常博士中宗時抗論郊祀大典不可曲徇祝欽明阿意議請皇后亞獻一時儒者咸壯其節後爲吏部員外郎務爲引士類韓琬方自負其才題詩客舍有不遇之嘆欽緒賢

良方正擢其文與等因謂朋友之過庶幾可免玼亦以今日聲名之韙始見君子之心未爲徒然久之出爲華州刺史復精治道馭吏嚴整雖銖杪之罪不爲少貸與蕭至忠姻家至忠自晉州被名赴京戒以君才不患不用患非分而求耳後果及禍開元十三年拜御史中丞錄河南囚宜慰百姓賑鄉乏尋遷吏部侍郎歷汴魏二州刺史卒　子沈性亦狷介卿以有名舉孝廉授洛陽尉遷監察御史河南尹韓朝宗奏廻委以訊覆檢勾之任庭事平允剖斷精當時爲推係楷式乾元中歷陸渾盩厔咸陽高陵長安五縣令當軍旅之後蒼黎未平乃以心綏撫所在安輯群閭流布長老紀爲郭子儀每敕麾下以沈令清白嚴幹。供億當有素。毋撓其政。後轉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領渭橋河運出納使元載當柄滯不得遷衆議稱屈常袞擢御史中丞東都

副留守進刑部侍郎改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爲稱職建中初奔奉天賊候騎執之脅以偽職絕食稱病潛竄間出京師平首賞旌擢拜右散騎常侍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宋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及第補洛陽尉遷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元年應詔上書臣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竊見自夏以來虹霓紛錯水氣汩戾天下多罹其災夫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後庭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媟褻又自春及夏疫氣浸淫牛多病死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未躬親乎願勤思法宮擬就大化以萬方爲念不以聲色爲娛以百姓爲憂不以犬馬爲樂若謂災異細微安之不怪一旦

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決治防。病困求藥。雖復俞倉何救哉。
數年以來。公私乏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
近觀朝市。似爲庶富。試踐閭陌。則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
食。丁壯盡於邊陲。羸孤轉於溝壑。猛吏奮毒。急政破資。而奢尚
未息。法維紫僞。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犯亂之人衆。
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弊之後。紓其力役。久弊之極。訓以淳
朴。臣又聞太子者守器承祧。養民資業。願擇賢能。爲社稷慰黎
元。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機要。鄭普思葉靜能挾小道淺術。
願陛下遠之。以親有德。疏姦不肖。俄授監察御史。巡察河南。建
言。通邑大都。不宜封殖。今命侯之家。專擇雄奧。滑州七縣。分封
者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請以均之。餘州仍歲停封。
使息傳驛之勞。不納。以考功最進殿中侍御史。遷右臺。嘗薦汝州

參軍李欽愬後爲名臣卒年四十二　時又有淸源尉呂元泰亦上書言時政曰國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自頃林胡數叛獯鬻內侵帑藏虛竭戶口亡散不謂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水旱爲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謂國富而乃驅役飢凍彫鐫木石營構不急勞費日深恐非陛下中興之要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戎服名曰蘇莫遮旗鼓喧騰爭戰相逐旣非雅樂且乏令名豈所宜於禮義之朝哉書聞不報

辛替否字協時萬年人景龍中爲左拾遺上疏中宗曰凡爲人主愛惜官爵愼行封賞義以制用朝廷餘俸百姓餘食逃儲餘備今陛下愛一公主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使邊疆士不盡力朝

廷士不盡忠可謂用不合古義行不根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福
爲禍向使會王恩並諸壻則有當享之福無一朝之辱竊謂陛
下忘前悔忽後禍乃所以憎之非所以愛之也猶尚不止大建
寺宇臣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濟物不利已以損人不榮身以
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山穿地以損物命殫府虛帑以損人財廣
殿長廊以榮身已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
淨豈佛者之心乎臣以爲減彫琢之費以賙不足斯佛之德息
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斯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斯見在
之功同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斯未來之福日出財依勢避役亡
命類度爲沙門是致人以毀道非廣道以求人也今天下之寺
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十分天下之財佛已有其七八假如水
旱兵役沙門不能擐甲冑塔不足穰饑帑不省府宗立轉左輔

闕復上疏言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得功官必得才爲無不成征無不服不多寺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腐帛爛享國久長中宗陛下之兄取讒萬代貽笑四夷不聽賢臣之言而悅邪佞之習奪百姓之食以養凶殘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所惡逆者必忠良所愛賞者皆邪慝六年之間三禍爲變人怨神怒親忿衆離享國不永陛下若法太宗治國。泰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國。累卵之危亦可致也。頃淫雨不解。穀荒於壟。麥爛於場。去秋亢旱。霜損蟲暴草木枯黃。下人咨嗟。未知所濟。而金仙玉眞相繼營造。計用緡錢百餘萬。陛下知倉有幾歲儲。庫有幾歲帛。百姓何所活。三邊何所輸。而以竭爲搆無用之觀。受天下

之怨何以繫祖宗覲萬國耶在韋氏時切齒衆臣今貴為天子
不改其事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往見明勅一用貞觀故事貞
觀有此乎惟宗晉卿勸中宗為第宅趙履溫勸為鬬亭護兵交
馳亭不得游宅不得息今茲二槪得無晉卿之徒陰勸為之不
可不察疏奏雖不能用尚嘉其切直遷右臺殿中侍御史按雍
令劉少微恃權貪賍岑羲為雉請不肯懼勢縱法少微坐死後
遷韓王府長史卒年八十
李景伯宰相懷遠子景龍中為給事中遷諫議大夫中宗宴侍
臣及朝集使酒酣各命為迴波詞衆皆以諂言媚上或要丐寵
至景伯獨曰迴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已過三爵
諠譁竊恐非儀帝覽之不悅蕭至忠嘆為眞諫官景雲中進太
子右庶子與舍人盧俌建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

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數生非強幹弱枝經邦軌物之道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姦先治從之後終右散騎常侍　子彭年有吏才剖斷明悟當時稱之歷考功員外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兵吏二部侍郎與李林甫善引就清列與選七年以贓敗長流臨賀郡天寶十二載擢濟陰太守從馮翊陷於祿山脅以僞官憂憤而死贈禮部尚書

李乂本名尚眞趙州房子人少孤年十二工屬文既長與蘇頲畢構馬懷素善薛元超許以他日有海內名登進士茂才異等二科調萬年尉長安三年擢監察御史劾奏無所避常條葉靜能姦邪怙勢中宗不納遷中書舍人修文館學士帝遣使江南發所在庫貨以贖生乂疏以爲江南魚鼈之利衣食所資江湖之生無窮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拯物不如愛民且鬻生之徒

惟利所視。錢刀日至。網羅益增。施之一朝。營之百倍。若回所贖之貲。減方用之稱。其澤多矣。韋氏之變。詔令屢促。多乂草定。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改黃門侍郎。封中山郡公。制敕不便。輒駁正。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顧李乂不可耳。諫罷金仙玉真帝雖不從。優容之。太平公主干政。欲引乂自附。深自拒絕。開元初特命與蘇頲纂集起居注。錄其昌言嘉謨可體國經遠者別編奏之。姚崇畏乂明切。薦為侍郎外托引重。實去其繳駁權。未幾除刑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贈黃門監。謚曰貞。為人沈正方雅。識治體。時稱有宰相器。事兄尚一尚貞。孝謹。文章齊名。有李氏花萼集總二十卷。尚一終清源尉。尚貞博州刺史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擢進士。神龍中為左臺侍御史。執法嚴正

百僚敬憚人吏悉皆讋服呼為皐鷹。言其顧瞻之可懼也。尋遷
大理正。背奏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任者多不奉
法以縱罪為仁持文為苛臣執刑典恐速得謗讟上所著應正
論以見志因以規帝失凡數千言大略云易萃之六二曰引吉
無咎謂處萃之時已獨居正與操未能變體以遠于害惟九五
應之乃履正迎吉由己居下位而中正是托期于上應之不括
遠于守祿也故觀魚于棠臧伯正色郜鼎在廟哀伯抗詞此與
操而聚引吉之所致也魏徵理直太宗乃復其位邾人辭順遁
居不伐其國此非正體未變為吉所迎者乎夫刑賞二柄惟人
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以死守法者有司以道變法者
君上。魏游擊為廷尉帝私敕有所降恕難執不從曰陛下自能
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今為國者類言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嚴

者非凝網重罰。在人不易犯。而防難越也。昔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廷尉上請帝垂涕曰法令者先帝所造用親故誣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卒可其奏隋文帝愛子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楊素請赦之帝謂若從其請則朕乃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當別制皇太子律矣故天子操法有不變之義況於秋官典職司寇肅事而可變動者乎帝嘉之遷駕部郎中景雲初轉左臺御史中丞遷大理少卿出授齊州刺史充河南道按察使徙汴州封北海縣男太極元年加銀青階實封百戸拜戸部侍郎出爲魏州刺史改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姦猾令行禁止境內肅然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權梁山謀反坐不能勦滅慚懼而死